

北京师范大学校庆二十五周年

科学讨论会论文集

社会科学专集（一）

科研处

社会科学论文专集(一)

说 明

本论文专集收集了一九八〇年北京师范学院校庆二十五周年科学讨论会中获得一、二等奖的有关中文、音乐、教育、图书馆学科方面的论文，并附获得三等奖的目录。

一九八一年十月

目 录

中 文 系：

唐代文化繁荣的政治思想背景.....	廖仲安 (1)
“什么”的用法.....	宋玉珂 (8)
试论文章学研究.....	张寿康 (18)
比喻在鲁迅杂文中的运用.....	张炼强 (23)
要全面地认识古汉语中的虚词	
——论复音虚词和固定结构.....	洪成玉 (30)
战国政治与百家争鸣.....	马啸风 (39)
论文艺是上层建筑	
——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一个基本原则的再探讨.....	张建业 (47)
元杂剧的兴衰与元代思想文化政策.....	周续赓 (56)
为了塑造更丰富更美丽的灵魂	
——评王蒙近作的新探索.....	刘淮 朱榕 (64)

音 乐 系：

如何弹好歌曲伴奏.....	黄瑁莹 (72)
音乐的审美教育.....	姚思源 (82)

教 育 科 学 研 究 所：

按照实际需要，努力开展心理测验的研究工作	
北京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	林传鼎 (90)
浅谈日本普及教育的经验与问题.....	周鸿志 (98)
浅析赞科夫的教学论思想.....	俞翔辉 (104)
从社会生产的发展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必然性.....	张燕镜 (112)

图 书 馆：

序数、坐标系与图书馆技术	
——数学与图书馆学关系初探.....	曾梦阳 (121)

唐代文化繁荣的政治思想背景

廖仲安

我想就“唐代文学繁荣的政治思想背景”这个题目，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到隋唐五代时期，发展到了一个全面繁荣的新阶段，整个文坛出现了自战国以来所未有的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局面。其中诗歌的发展，更达到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唐代不到三百年的时间中，遗留下来的诗歌将近五万首，比西周到南北朝一千六七百年中遗留下来的诗篇数目多出两倍以上。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有五六十个，也大大超过战国到南北朝著名诗人的总和，而李白、杜甫的成就，更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在散文方面，由于古文运动的胜利，创造出许多传记、游记、寓言、杂说等等新型的散文。在小说方面，也出现许多打破六朝志怪小说格局、独具机杼、富于文采与意想的传奇作品。除了这些前代所已有的文体在这个时期获得推陈出新的辉煌成就而外，变文一类通俗讲唱文体在民间的广泛流传；词的从民间到文人，从萌芽到成熟；更为后代文学的新发展开拓了道路。”（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二））

文学史所记载的这些唐代文学创作的丰富成果，我们今天读起来还感到足以增加民族的自豪感。

但是，这个文学繁荣的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却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应该说，对于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目前各种文学史已经给我们作出了基本分析，这些分析也是大家都基本同意的。但是，今天读起来，总感到有的分析还有些一般化，不够具体，不够深入，还须要结合实际加以发挥。例如，文学史上大都注意到唐代作家思想比较自由活跃，但究竟自由活跃到什么程度，这就须要具体的分析。南宋洪迈《容斋续笔》卷二“唐诗无讳避”一条，今天就很值得我们认真看看。现将全文引录如下：

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如白乐天《长恨歌》《讽谏》诸章，元微之《连昌宫词》，始末皆为明皇而发。杜子美尤多，如《兵车行》《前后出塞》《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哀王孙》《悲陈陶》《哀江头》《丽人行》《悲青坂》《公孙舞剑器行》终篇皆是。其它波及者，五言如“忆昨狼狽初，事与古先别，……不闻夏商衰，中自诛褒姒。”“是时妃嫔戮，连为粪土丛”，“中宵焚九庙，云汉为之红。”“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拓境功未已，元和辞大钜。”“内人红袖泣，王子白衣行”。“毁庙天飞雨，焚宫火彻明。”“南内开元曲，常时弟子传。法歌声变转，满座涕潺湲。”

“御气云楼敞，含风綵仗高。仙人张内乐，王母献宫桃。”“须为下殿走，不可好楼居。”“固无牵白马，几至著青衣。”“夺马悲公主，登车泣贵嫔。”“兵气凌行在，妖星下直庐。”“落日留王母，微风倚少儿。”“能画毛延寿，投壶郭舍人。”“斗鸡初赐锦，舞马更登林。”“骊山绝望幸，花萼罢登临。”“殿瓦鸳鸯坼，宫帘翡翠虚。”七言如：“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天子不在咸阳宫，得不哀痛尘再蒙。”“曾貌先帝照夜白，龙池十日飞霹雳。”“要路何日罢长戟，战自青羌连白蛮。”“岂谓竟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如此之类，不能悉书。此下如张祜赋《连昌宫》《元日仗》《千秋乐》《大酺乐》《十五夜灯》《热戏乐》《上巳乐》《邠王小管》《李蕃笛》《退宫人》《玉环琵琶》《春莺啭》《宁哥来》《容儿钵头》《邠娘羯鼓》《耍娘歌》《悖孽儿舞》《华清宫》《长门怨》《集灵台》《阿鵲汤》《马嵬归》《香囊子》《散花楼》《雨霖铃》等三十篇，大抵咏开元天宝间事。李义山《华清宫》《马嵬》《骊山》《龙池》诸诗亦然，今之诗人不敢尔也。”

洪迈所举的这一系列的诗篇和诗句，归纳起来，就是唐代诗人可以毫不隐讳地叙述宫廷或朝廷的事情，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批评前代或当代的皇帝，而唐代的君王宰相们并不加罪于诗人和作家。他所举的例证很丰富，绝不是个别，偶然的例外。这段话给我们的启发是很多的。我们常说唐代是诗歌发展的顶峰，自宋以后，诗歌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宋以后诗歌为什么会走下坡路呢？这不能只从诗歌或文学本身来找原因。说宋代诗人多数不懂形象思维，不大用比兴手法，当然是合乎实际的，但这究竟只是诗歌文学本身的原因，而洪迈的这段话却清楚地告诉我们，宋代诗人们在未提笔之前，头脑里早就有了许多“不敢”碰的禁区，这显然就不只是诗歌和文学本身的问题了，而是宋诗的政治思想背景和唐诗大不相同了，宋代统治者对诗人们的态度远不象唐代统治者那样恢宏大度了。唐代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二十首》序文就说：昔三代之盛也，士议而庶人谤。又曰：世理（治）则词直，世忌则词隐。予遭理（治）世而君圣盛，故直其词以示后，伎夫后之人谓今日为不忌之诗焉”。孔子说的是“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元稹偏要和孔子立异，说“三代之盛，士议而庶人谤。”看来唐代统治者真有那么一点不怕“士议而庶人谤”的度量。本来《唐律》第十有“指斥乘舆”一条：“诸指斥乘舆，情理切害者斩，非切害者，徒二年，对捍制使而无人臣之礼者绞。”但我们尚未发现诗人作家有犯指斥乘舆而得罪的事件。骆宾王之被杀，是由于直接参与叛乱。其他如上官婉儿，陈子昂，李邕，王昌龄的被杀害，均与言论文字无关。至于韩愈上《谏佛骨表》而触怒宪宗，亦仅“夕贬潮阳路八千”而已。有人以为当时无印刷出版物，诗人所作可能不为皇帝所知，也不尽然。唐文宗就读过杜甫《哀江头》，唐宣宗就读过白居易《长恨歌》，这两首诗先后都讽刺了唐玄宗。但是文宗只是从“江头宫殿锁千门”的诗句，想恢复开元天宝时代曲江的承平景物，并没指责杜甫“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的词句犯讳。至唐宣宗则不仅不责备白居易，反而赞美他的《长恨歌》能为妇孺所知：“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宋代魏泰的《临汉隐居诗话》、张戒的《岁寒堂诗话》批评白居易此诗不晓文章体裁，造语蠢拙，无礼于君等等，正好和唐宣宗的话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宣宗以为美谈，宋人却以为无礼，这正反映宋代文人头脑里的

“禁区”确实很不小。自宋代苏轼说杜甫“一饭未尝忘君”以来，历代评注杜诗的人都把“忠君”作为尊杜的首要理由，今天评杜的人，把“忠君”作为杜甫封建思想局限性的首要内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读了洪迈这段话以后，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封建时代有两种绝然相反的“忠君”，一种是对君王的罪过，敢于直言不讳；一种是对君王的罪过，巧于粉饰隐瞒。杜甫一生经历了玄、肃、代三朝，他把玄宗的荒淫、黷武，肃宗的宠信宦官，惧怕皇后，代宗的狼狈逃难，都直言不讳地写进自己的诗里。正因为如此，所以杜甫的“忠君”，并无损于他的伟大。在文化大革命中，杜甫比别的古典作家受到更重，更集中的攻击，难道不就是因为杜甫那些敢写现实，为民请命的诗篇激怒了林彪四人帮一伙人吗？韩愈写过“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话，多年来颇为批评家们所指责，但是他写《谏迎佛骨表》，也还表现了“欲为圣朝除弊事，敢将衰朽惜残年”的直言不讳的精神。唐代许多诗人所共有的这种直言不讳的精神，是唐代自唐太宗以来的“虚怀纳谏”的传统所长期鼓励和培养的。杜甫诗说：“直词宁戮辱，贤路不崎岖，”“先朝纳谏诤，直气横乾坤”。正是歌颂这个好的传统。在皇帝面前进谗言中伤作家的人总是代代都有的，关键在于皇帝的态度。《唐诗纪事》卷二十七：《邺侯家传》云：“（李）泌赋诗讥杨国忠曰：‘青青东门柳，岁晏复憔悴。’国忠诉于明皇，上曰：‘赋柳为讥卿，赋李为讥朕可乎？’不管玄宗如何宠信杨国忠，但他听杨的话有时还是有分析的。长期的历史实践证明：懂得“兼听则明”的道理，能够放下自己的架子，抑制自己的偏见，冷静而虚心听取那些反对自己的逆耳忠言，能够在真理面前低头，是并不容易的。下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看唐代君臣在政治思想上的宽阔胸怀。

一、我们首先看看唐代皇帝们对农民起义者和贵族造反者的态度。请看《资治通鉴》武德九年十一月，唐太宗的一段话：

上（指太宗）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也？”

同年十二月：

上闻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名，召见，问以政道，对曰：“……又臣观隋末乱离，其欲争天下者，不过十余人而已，其余皆保乡党，全妻子，以待有道而归之耳。乃知百姓好乱者亦鲜，但人主不能安之耳。”上善其言。

从这两段话可以看出唐太宗虽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对镇压农民起义毫不手软，但我们今天常说“官逼民反”的道理，他也是完全懂得的。因此，他对于隋末那些农民或贵族的起义领袖的看法，就显然和一般的帝王不同。《通鉴》贞观七年：

春正月，更名《破阵乐》曰《七德九功之舞》，太常卿萧瑀上言：“《七德舞》形容圣功，有所未尽，请写刘武周、薛仁杲、窦建德、王世充等擒获之状。”

上曰：“彼皆一时英雄，今朝廷之臣，往往尝北面事之。若睹其故主屈辱之状，能不伤其心乎？”瑀谢曰：“此非臣愚虑所及。魏征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见《七德舞》，辄俛首不视，见《九功舞》，则谛观之。”

司马迁写《史记》，把农民起义领袖陈涉、项羽分别列入“世家”、“本纪”。今人皆称为有远见卓识。唐太宗为更好地团结来自各路起义军的臣僚，称呼这些被他亲自战败

或擒获的起义领袖为“一时英雄”，其见识也是不凡的。骆宾王参加了徐敬业所领导的反对武则天的起义军，写了著名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但武则天看了这篇檄文后却说：“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通鉴》光宅元年）当然，武则天镇压徐敬业、骆宾王也是毫不容情的。

大概正因为唐代君王在言论中对这些起义领袖头目能有所宽容，所以唐代文人对这些起义者也就敢有所同情。杜甫说隋末农民起义是“群雄问独夫”。他也同情骆宾王：“举天悲富骆，尽代惜卢王。似尔官仍贵，前贤命可伤。”（《寄高使君岑长史》）唐文宗时有一个魏州书佐，名叫殷侗，公开写了一篇《窦建德碑》，热烈称赞窦建德这个农民起义领袖：

唯夏氏（窦建德所建国号）为国，知义而尚仁，贵忠而爱贤，无暴虐及民，无淫凶于己，故兵所加而胜，令所到而服。……行军有律而身兼勇武，听谏有道而人无拒拂，斯盖豪杰所以勃兴而定霸一朝拓疆千里者哉！……向令运末有统，时仍割分，则太宗龙行乎中原，建德虎视于河北，相持相支，胜负岂须臾辨哉！

这篇对窦建德充满同情的碑文，写于窦建德死后二百多年，很有点象司马迁写《项羽本记》，反复慨叹，大有“此天亡窦，非战之罪也”的味道。这篇碑反映了河北人民长期怀念夏王窦建德的心情，刻在窦建德的祠庙里，可算是一篇奇文。

二、我们又看看唐代皇帝们对儒家以外的异端思想的态度。唐代是尊儒的，唐太宗尊儒的态度就很鲜明，他命孔颖达撰著《五经正义》作为学校教学和科举考试的经学范本。杜甫描写贞观时代是“文物多师古，朝庭半老儒”。太宗对群臣说过他只爱尧舜周孔的道理，有了它，好比鸟有翼，鱼有水，失了它就要死，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认老子李耳为皇家的祖先（后来高宗甚至尊老子为玄元皇帝），也不妨碍他亲自撰写《圣教序》，叙述玄奘法师到西域求经译布中国的功绩。这篇序由褚遂良书写，刻碑，至今还保存在西安市大雁塔下。这实际上就奠定了唐王朝并重三教的政策的基础。可见唐代与汉代不同，汉是尊崇儒术，罢黜百家，而唐是尊崇儒术，兼容百家。当然以后各个皇帝对三教或有偏爱偏憎，如武后，宪宗崇佛，玄宗后期信道教神仙，武宗曾反对佛教，毁了好多寺庙，勒令大多数的僧尼还俗，但这个政策只实行了短短几年，宣宗上台后，就复旧了。正因为唐代实行的是尊崇儒术，兼容百家的政策，所以在唐代非议孔子，批评儒经，并不受干涉。例如著名的历史学家刘知几，在武后时身任史官，他所著的《史通·疑古》就说：

又案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故观夫子之刊《书》也，夏桀让汤，武王斩纣，其事甚著，而桀夷不存。观夫子之定《礼》也，隐、闵非命，恶视不终，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篡弑。观夫子之删《诗》也，凡诸国风，皆有怨刺，在于鲁国，独无其章。观夫子之《论语》也，君娶于吴，是谓同姓，而司败发问，对以知《礼》。斯验圣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

这里他罗列了孔子删定六经时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隐瞒了历史真相的表现，指责孔子是“饰智矜愚，爱憎由己”。其态度之大胆，语言之尖锐，超过了王充《论衡》的《问孔篇》。唐代诗人作家虽然都有封建的世界观，但他们很多人对诸子百

家思想的取舍，并不以当朝皇帝的爱憎而转移。卢照邻的《释疾文》就说：“先朝好吏，予方学孔墨；今上好法，予晚爱老庄”。李白的思想是狂放不羁的，他对孔子有时尊敬，有时嘲讽。“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予获麟。”尊孔很真诚。“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笑孔又毫无顾忌。杜甫是以忠君尊儒闻名的，但在比较尊儒的玄宗时代，他却在酒醉之后高唱“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安史乱后，宦官、武将当权，宦官鱼朝恩公然在国子监里“执《易》升高座，讲‘鼎覆餗’，以说宰相”（见《通鉴》代宗永泰元年），这是儒生大受轻视的时代，杜甫却一再以“老儒”、“腐儒”自称，隐然对朝廷轻儒的倾向表示倔强不满的态度。元结写了《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两篇为民请命的诗歌，痛骂官不如贼，得到了素不相识的杜甫的热烈称赞。但当时却有人非议元结“不师孔氏”。于是后代又有李商隐站出来为元结辩护：

呜呼！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百千万年贤圣相随于涂中耳！……孔氏固圣矣，次山安在其必师之邪？——《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

这一段理直气壮的辩护，不仅肯定元结“不师孔氏”有理，同时也说明李商隐对孔子的尊敬也是有条件的。韩愈在《原道》里高举了一面“道统”的大旗，自居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统”的继承人。大声疾呼，对于佛老异端，要排斥、扫荡，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颇有一点秦始皇焚书的气概，使千百年以后的和尚们说起他来还心有余悸。但是，读他的文集，他仍然是一个文坛的领袖，不是道学的宗师。例如他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读墨子》）。这显然就和孟子斥墨子为“禽兽”的立场相违背了。如果用孟子“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的标准来量，他能否算一个“圣人之徒”，也要打问号。我们可以说，唐代的诗人作家，几乎都是遍观百家的，思想虽有深浅的不同，但并不僵化，天论“诗仙”、“诗圣”、“诗佛”或“诗鬼”，都并不例外。杜甫“读书破万卷”，其中当然包括诸子百家；就是韩愈自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分明也包括先秦诸子百家的书籍在内。

三、我们再看看唐代统治者对边境内各少数民族以及边境外各国的态度。从东晋十六国到南北朝，隋唐都是汉民族融合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时代。唐代统治者皇室姓李，他们自称是陇西李氏，还认老子李耳为祖宗，其实，他们的血统里就融合了鲜卑族的血液，远的不说，唐太宗的母亲窦太后，和妻子长孙皇后都是鲜卑人。唐太宗曾经说过：“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夷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见《通鉴》贞观二十一年五月）他这些话，如果按儒家经典来看，可以说就是对孔子修《春秋》“尊王攘夷”思想的尖锐批评。对各族人“爱之如一”，几乎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处理民族关系的新原则。虽然唐代各族之间、各国之间也不断有此起彼伏的战争，但各族人民，各国之间经济文化交流，来往更为频繁。从唐太宗起，就对少数民族以至外国的臣僚，只要有才能就和汉族臣子同样重用，唐太宗时，少数民族酋长投诚“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人，始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通鉴、贞观四年》）唐太宗重用杂种西域胡人安禄山虽然造成一次大乱，但平定安史之乱的大将之一的

李光弼也是契丹人。回纥兵也是平定这次大乱的一支生力军。正是因为唐代统治者对各族各国人“爱之如一”，所以许多外国人和各族人都把中国看作家乡。《通鉴》贞元三年：

初，河陇既没于吐蕃，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四十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胡客皆诣政府诉之，泌曰：“此皆从来宰相之过，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人生当乘时展用，岂可终身客死耶？于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

正因为唐代的中国是各族、各国人民友好相处，频繁往来的伟大帝国，所以唐代就成为各族各国经济文化大交流的国家，兄弟民族和东西方外国文化的输入，给中国的文化输入了新鲜的血液；而中国文化流传到东方西方各国，也对世界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鲁迅先生在论汉唐文物的时候，就发表过一段很深刻的议论：

遥想汉人多少闲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示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宋的文艺，现在似的国碎气味就熏人。然而辽金元陆续进来了，这消息很耐寻味。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被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伏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掩饰，而国碎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

（《坟·看镜有感》）

鲁迅这里所说的唐人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正是他后来所发挥的“拿来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也正是唐代文学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本质表现。我们在唐代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诗词变文，传奇小说里都可以看到唐代作家和艺术家们是怎样地在和世界各国各族文化密切联系中发展中国文化的。

前面讲唐代政治思想背景的三个方面，主要是从成绩的一面，从好的一面来说，这当然不是说唐代就没有坏的一面。其实就以洪迈所引的诗篇诗句来看，就充分说明唐代政治弊端很多，唐代皇帝中昏庸、无能、迷信、残暴、荒淫的人，也应有尽有。但是上述的由唐太宗所开创的政治思想的传统，基本上是坚持下来了，唐代诗人作家们敢于正视现实，能直言不讳的传统，也基本上坚持下来了，只要看晚唐聂夷中、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罗隐等的诗歌和小品文就足以证明。

唐代文学繁荣是文学家们在唐代政治思想背景下逐步努力实现的，并不是皇帝、宰相发诏施令就可以实现的。这里，有一个最明显的事实：唐太宗的贞观时代，是唐代政治最清明，最稳定的时代，但贞观时代的文学却是宫体诗占着统治地位，连魏征也深表不满。政治的发展规律和文学的发展规律各是一回事。在贞观时代绝不可能出现圣唐时代那样的诗歌创作的艺术高峰。因为贞观时代的那些诗人，基本是陈隋以来只会围绕着宫廷生活写诗的诗人，他们根本不了解宫廷之外有广阔的诗歌的天地。他们的文艺观点

和盛唐诗人们的文艺观点相去太远了。要扫除齐梁陈隋文艺上的陈旧积习，建立唐代清新刚健的诗风，培养出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那一代眼界广阔，经历丰富、趣味健康，学识广博，才思不凡的诗人，需要几辈人的不断努力。

仅仅有唐代那样的政治思想背景，未必就能有唐代文学的繁荣；但是，如果没有唐代那样的政治思想背景，就更不可能有唐代文学的繁荣。这里我们要简单地说说唐太宗个人的历史作用。应该说唐太宗是两千多年封建历史中有数的杰出的皇帝，但他在文学上的才识都非常平庸。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我们并不责备他在贞观时代没有创造出文学繁荣的局面，却要赞扬他在政治思想上为唐代三百年文学的繁荣创造了一个好的背景和条件，这样好的条件是以后宋、元、明、清时代都没有的。

“什么”的用法

宋玉珂

“什么”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是一个时刻也离不开的词。就是由于用的频繁，它的用法也极为复杂。概括起来，有三大类：一是表询问，二是表指代，三是表否定、贬斥和惊讶。在这三大类里，又有着各种各样的用法和特殊结构。为了逐一说明，条分缕析于下。

（一）表询问

1:1 “什么”除一般询问用法外，动词形容词叹词后面带“什么”，表问原因。如：

- 1、跑什么？
- 2、你们吹什么喇叭？
- 3、你说他高明，他高明什么？
- 4、你嚷什么？

首先说明以上各例有时表询问，有时表否定或禁止。如“跑什么”，有时是问为什么跑，有时是别跑的意思。“高明什么”，有时是问怎样高明，有时是不高明的意思。但否定用法也是在问句的反诘用法上引申出来的，所以它们的基础是询问，我们首先讨论询问的用法。

内动词形容词叹词带“什么”问动作原因，在成分上自然是宾语，外动词后面的“什么”在成分上是什么呢？是受事宾语的定语，还是自为宾语，即原因宾语？如例2“什么”是喇叭的定语呢，还是原因宾语？如果说是受事宾语的定语，这在理论上不好解释。都是一样的问原因，为什么在内动词形容词叹词，“什么”就处在宾语位置上，到了外动词就得处在受事宾语的定语位置上呢？当然是定语，还是宾语，要紧还得从语言形式上去辨认。有三点证明“什么”在外动词后面实际上也是原因宾语，并非是受事宾语的定语。

（1）外动词也可以只带“什么”问原因。如：

- 5、甲：你们挤什么？
乙：我找人。
- 6、甲：好好的，骂什么？
乙：他太气人了。

以上二例是问为什么挤人，为什么骂人。这里没有受事宾语，“什么”自然不会是受事宾语的定语，而是原因宾语。

(2) 因为“什么”是问原因的，并非是受事宾语的定语，因此它的位置就不一定放在受事宾语前面，有时可以放在后面，这表明“什么”不是它的定语。如“伤什么心、耽什么心、害什么怕”，也可说“伤心什么，耽心什么，害怕什么”。至于“你怕他什么”，“她爱小张什么”，“什么”问原因，反而必须放在受事宾语“他、小张”的后面。

(3) “什么”如果是定语，其前可加数量词；如果是原因宾语，则不能。如“还活什么劲”，可以说“还活个什么劲”；“这叫什么当妈的”，也可说“这叫个什么当妈的”。一加个，就清楚表明“什么”和“劲、当妈的”是定语关系。例2不能加“个”，说“吹个什么喷呐”。一加个，意思就不通了。这说明“什么”和受事宾语不是定语关系，因此其前不允许加数量词来把它和受事宾语捆在一起。

1:2 “什么”作定语的一种特殊用法 一般“什么”作定语是要求确定中心词语的内容性质，使之范围缩小，事物更具体。如问“什么人”，是要求确定是男人，还是女人，是好人还是坏人等等。但有时不是这样，如问“什么马氏文通？”意思是问马氏文通是什么。这种问法的“什么”的特点是：

(1) 它能转成判断式疑问句。如“什么马氏文通”可转换成“马氏文通是什么”一般作定语的“什么”不能这样转换。如“什么人”不能转换成“人是什么”。

由此可以看出这种特殊用法的“什么”对中心名词是同位性附加语，因此可以加在专名词前，而一般“什么”作定语是修饰限制性附加语。

(2) “什么马氏文通”这类形式总是以独语句出现。

1:3 对特指问用“什么”反问，构成两个疑问代词句。这有两种形式：

A式，如：

7、甲：什么？

乙：什么什么？

8、甲：谁？

乙：什么谁？

甲：谁跑了？

乙：小张。

9、甲：哪一个去？

乙：什么哪一个去？

甲：哪一个去出差？

乙：没人去。

例8是甲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问乙，乙又不知甲问的是是什么，于是又反问甲。在这里“什么什么”是怎样一种结构呢？它和〔1:2〕节所分析的“什么马氏文通”是同一结构。前面的“什么”是同位性附加语，问后一个“什么”是什么意思。按“什么马氏文通”可以转换成“马氏文通是什么”这样判断式疑问句，“什么什么”的含意就是“问什么是什么意思”。以此类推例8“什么谁”的含意是“问谁是什么意思”，例10“什么哪一个去”的含意是“问哪一个去是什么意思”。

其实，是非问、反复问、选择问都可以加“什么”反问。如：

10、甲：他去吗？

乙：什么他去？我不知道。

11、甲：他去不去？

乙：什么他去不去？怎么回事？

12、甲：你去办，还是我去办？

乙：什么你去办还是我去办？什么事？

这几种反问句式都可以用上面的公式去解释。

什么他去——问他去是什么意思，

什么他去不去——问他去不去是什么意思，

什么你去办还是我去办——问你去办还是我去办是什么意思，

B式，即反问所问主语是什么。如：

13、甲、怎么样？（问乙和某人恋爱事）

乙、什么怎么样？（茫然不知所问）

甲：你们俩人的事。

14、甲：哪来的？

乙：什么哪来的？

甲：东西！

15、甲：多少钱？

乙：什么多少钱？

甲：脚钱。

例13至15的结构是容易分析的，即“什么”是主语，“怎么样，哪来的，多少钱”是谓语。由于反问，不论是A式还是B式，只“什么”是真性疑问代词，“谁、怎么样、哪、多少”等不再是真性疑问代词。

1：4、用“什么”询问听不清或忘记的字句。如：

16、甲：老罗，百战什么？

乙：百战奇谋。

17、叫李什么来着？噢，以后就叫你李大姑娘。

由于“什么”是询问听不清或忘记的字眼，它也可和“不”“很”结合。如：

18、甲：不什么？

乙：不愿意。

19、甲：你说很什么？

乙：很坏！

这是因为“什么”临时代替动词或形容词，取得了动词或形容词的性能，所以也就能和“不、很”结合。

（二）表虚指和任指

2：1 “什么”表虚指和任指的条件 表虚指的“什么”不能单独造句，单独造句的“什么”只能是问句，或表惊讶。如：

20、甲：他手里拿着什么？

乙：什么书。

上例如把“书”省去，只说“什么”，就不能指代某种书，而变成问话。这里有了“书”这个词，才可以使虚指的“什么”存在，当然词语再多就更没问题。这说明表虚指的“什么”不存在于句外，也不能单独造句，必须进入句内，它才存在，它依存于其他词语。任指也同样不能存在于句外，也不能单独造句。

2：2 “什么”做动词宾语，表虚指或任指所处位置不同。一般说，表虚指，“什么”放在动词后面；表任指，“什么”放在动词前面。如果一颠倒，虚指和任指就会互相转换。如：

21、没有什么！

22、谭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口里也没说什么。

× × ×

× × ×

23、他们好像什么都卖。

24、那些东西什么毛病全出了。

例21 “什么”放在动词后，表虚指，如转换成“什么没有”，“什么”变成任指。反过来，例23 “什么”放在动词前表任指，如转换成“他们好像都卖什么”，“什么”又变成虚指。其他可类推。就是不能转换的，也必然是虚指的“什么”放在动词后，任指的“什么”放在动词前。如：

25、给我弄点什么吃。

26、他自个儿当不了太宰倒没什么。

× × ×

× × ×

27、小商贩从兰布裤到塑料制厨房用品，什么都卖。

28、他什么都不是。

以上例25、26即使想把“什么”提前变任指，也不行。反过来，例27、28想把“什么”后置变虚指，也不行。和前面能变换的情形相比，使我们看出一个问题，不管能不能变换，有一点都是一样，即表虚指的“什么”一定放在动词后面，表任指的“什么”一定放在动词的前面。这说明词序是表虚指任指的语法手段。

2：3、虚指的“什么”也能放在动词前，任指的“什么”也能放在动词后，但这要有条件。关于虚指的条件：

(1) 在对比句中，虚指的“什么”可以放在动词前。如：

29、要什么，不要什么，都清楚。

什么要，什么不要，都清楚。

30、干什么，不干什么，事先要计划好。

什么干，什么不干，事先要计划好。

(2) 用“连”字“把”字把“什么”提前。如：

31、唉，没烧的，连什么都烧了。

32、不知道他把什么吃了，吃完就走了。

“连、把”是介词，这里“什么”其实已变成介词宾语，不是简单提宾，所以仍可看作放在后面，只是变成介词后面。

关于任指的条件：

(1) 在复句中，“什么”是第一分句的宾语，同时是第二分句的主语，且在第二分句中有“都、也”指明为全部，这样，第一分句任指的“什么”不用提到动词前。如：

33、买什么，都可以。

34、说什么，也行。(1)

以上二例如果没有第二分句，第一分句的“买什么，说什么”只能是虚指或是问话。有了第二分句，“什么”才能放在动词后面。这是因为从第二分句说，“什么”仍处在“都、也”之前，这就控制住“什么”不能是虚指，必是任指。这里提出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句子结构有时不决定于句子本身，而决定于句外的语言环境。有这种环境，才能有这种结构，没有这种环境，作为单句，它是不存在的，这可叫做“依存结构。”

(2) 在连锁复句里，表任指的“什么”可以放在动词后面。如：

35、要什么，没什么。

36、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37、犯人吓得魂飞魄散，要抬什么，就抬什么。

这里“什么”放在动词后所以仍表任指，是因为两个“什么”是倚变关系。以例35说，如果不是连锁复句，只是单句，说“要什么”，“什么”就只能是虚指（或问句）。这再一次证明“什么”在动词后表任指也是一种依存结构。

2:4 “什么”加“的”用在名词后表其他，如“书本什么的”。这和“等”一样，但两者又有不同：

(1) “等”可指人，也可指物。如“张三等，毛笔铅笔等”，“什么”只能指物，如“毛笔铅笔什么的”，不能指人，不能说“张三什么的。”“等”可以附在人称代词后面说“我等，你等”不能说“我什么的，你什么的。”这样的区别，是因为“等”是古汉语的遗留。在古汉语里，“等”对人对物都可指代。在现代汉语里，“什么”的虚指用法和“谁”的虚指用法对立，分别指物和指人，所以“什么”不能指人。

(2) “什么”放在名词后表其他，必须跟“的”，“等”不跟“的”，如：必须说“毛笔什么的”或“毛笔等”，不能说“毛笔什么”或“毛笔等的”。有没有“的”又区分“什么”在名词后是虚指表其他，还是同位表任指。如：

38、文的武的什么都演，皮簧昆曲什么都唱。

这里“什么”是任指，和前文“文的武的”，“皮簧昆曲”是同位复指，如果加“的”，说“文的武的什么的都演，皮簧昆曲什么的都唱”，意思就成为文的武的和其他角色都演，皮簧昆曲和其他剧种都唱，这样就成为一种联合结构。

(3) 带“等”的名词组能带上位概念同位语，带“什么”的名词组不能带这种同位语。如可以说“铅笔毛笔等等东西”，但不能说“毛笔铅笔什么的东 西”。可以说

注(1)例33、34也可看成单句，把“买什么，说什么”看成主语，这对“什么”的分析不发生影响。

“语言文学等书籍”，不能说“语言文学什么的书籍”。

2:5 “什么”可代某一忘记或不愿说的字句。如：

39、他叫张什么清。

40、上头刚说什么来着，别办了。

由于“什么”代某一字句，它就临时具有所代替的字句的性能，能和“很、不”结合，以至做谓语（可参看1:4节）

2:6 “什么”表称代的一种特殊用法。在否定句中，“什么”做宾语的定语，表示肯定的“不多”的意思。

41、甲：出家人哪有什么钱哪？

乙：不拿，就锁着走。

甲：有钱，有钱，就是不多呀！

42、没什么大问题。

43、钱少，不能购置什么东西。

44、不，我不是什么英雄。

这种用法的“什么”既不是虚指，也不是任指，而是表示宾语所指的事物不多，这在例41最清楚。起先说哪有什么钱，随后又说有钱，就是不多。清楚表明“什么”加在“钱”上，是表示不多的意思。其他可类推。这种表不多的意思用在否定的判断句上，就是不大之意。如例44“我不是什么英雄”，意思是有点英雄行为，不大，但决不是完全否定。如果没有“什么”，只说“不，我不是英雄”，就是完全否定了。

这种用法的特点是：

（1）这种“什么”只能用在否定句，不能用在肯定句。如例42改成肯定式说“有什么大问题”，“什么”或变成虚指，或成问话，或成反诘，就不是不多的意思了，其他可类推。

（2）这种“什么”所修饰的宾语不能提前。如例42说成“什么大问题没有”，“什么”就变成任指。其他例也都一样。（这可参看2:2节）

（3）“什么”前不能加数量词，如例42加“一个”，说“没有一个什么大问题”，就不通了。其余可类推。

（4）这种用法的“什么”只能做宾语的定语，不能独自作宾语。例42如把宾语“大问题”省去，只说“没什么”，“什么”就变成一般虚指了。其他可类推。

（三）表否定、贬斥和惊讶

3:1 “什么”作独词句反诘，等于否定语“不是”。如：

45、甲：他是哪儿人？

乙：河北。

丙：什么呀，是湖北。

“什么呀”是否定乙所说的河北，意思是“不是”。

3:2、由于用“什么”反诘，可表不是之意，因此“什么”放在名词头里反诘，就是“不是”，或“没有”之意。如：

46、什么狮子呀，这是铜牛。

47、什么星期三，今天是星期二。

48、我回答说，有三十万军队。他笑了笑摇头说，“什么三十万，三千罢了！”

例46“什么狮子呀”，意思是不是狮子。48“什么三十万”意是没有三十万。余可类推。

由于“什么”加在名词前面反诘，是表否定，不是修饰限制名词，所以这种用法的“什么”也可以加在专名词前，表不是。如例45也可说“什么河北，是湖北”，意思是“不是河北，是湖北”。

否定一句话，也可在这句话前加“什么”反诘来表示。（可参看1：3节）如：

49、甲：元帅，她不是新娘子吗？

乙：什么她是新娘子！

50、甲：你这不是火上添油吧？

乙：什么火上添油！

51、什么射过小白，要亲手杀他才出气。

例49意思是她不是新娘子。例50意思是不是火上添油。例51可类推。

这种否定用法的“什么”在句中是什么成分，整个句子又是什么结构？以例51说“什么”是“射”的状语吗？还是什么别的成分？首先，这种否定用法的“什么”一定放在句子开头上，它不是用在某一成分上。如例51加主语管仲，只能说“什么管仲射过小白”，所以例49一定说“什么她是新娘子”，决不能说“她什么是新娘子”。这证明：

（1）“什么”只是否定整个句子，不是否定句中某一成分。

（2）“什么”后面，如果只是谓语部分，“什么”并非直接加在谓语上，而是加在主语没出现的整个句子上，其结构为：

什么——（零主语——谓语）

所以补主语时，一定补在“什么”后面，不能补在其前。

（3）根据（1）（2）两点，“什么”是定语性质，不是状语性质。其后句子是名词性质，“什么”和整个句子是偏正关系。所以这种句子的结构仍是名词加“什么”反诘的结构，其含义仍是“不是”。

“什么”又能和名词、“不”组成一种固定格式——“什么X不X”，表示“不管一切”。如：

52、王大化一骨碌站起来，大声道，“什么他妈的表嫂不表嫂，敢，不敢就杀掉我的头！”

53、管什么朋友不朋友！

例52“什么表嫂不表嫂”，意思是不管是表嫂还是别的任何亲戚关系了。这种格式是利用了汉语反义词语表示一切，再用“什么”否定，于是有了“不管一切”之意。

这种格式也可用在动词或形容词上，其含义一样。如：

54、咱们亲表姊妹，说不上帮助不帮助。

55、什么好不好，都一样。

3：3、“什么”作受事宾语，反诘，肯定式，表示否定意思。如“她说，我这点病